

心香一瓣

她解下围裙,顺手去开厨房门,打不开。锁子卡住了?不会吧……她内心一惊,再用力拧,还是打不开!

锁子卡住了!确信无疑。她的愤怒顷刻之间就如火焰山一般燃遍全身,她觉得自己简直要燃爆了!为什么偏偏是今天这个时候?她觉得自己就像一只野兽,随时可以撕裂眼前的一切猎物。

她拿起一把小刀,在门缝撬了一下。她使劲地摇动着门框,奋力上下抖动锁把手,门还是纹丝不动。

她茫然若失,心里咒骂着不管家事的老公,又懊悔自己的粗心大意。她不停地换着工具去撬,一次次的失望彻底摧毁了念想。她颓然地倚墙而立,慢慢地,从失去理智的急躁中恢复了平静。没事,不就是拿她一把钥匙吗?她心里这样想的时候,感觉自己的心却在一点点地往下沉。今天老公出个短差,她本来打算早早就去给媳妇的同事帮忙的,不想意外地被关进厨房,连手机都没拿,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啊。

厨房好久没有清理了,算了,改日再给同事解释,今天就权当大扫除了。说干就干,她开始清理油烟机、橱柜、灶具

……她擦拭着,拿起一块抹布往柜子最深处探过去。忽然,她感到一种钻心的疼,急忙抽出手来,血立刻从中指上涌了出来。她这才想起,里面放着一把早就不用了的削骨刀,血滴答滴答地溅落在地板上。

窗外黑乎乎一片,她觉得自己仿佛置身于一块荒原之上。打开厨房窗户,凌厉的北风瞬间就灌了进来,她打了一个寒噤。注视着黑黢黢的地面,忽然看到了一点亮光,蓝莹莹的,她心中一阵窃喜,大声喊道:

“下面的朋友,请您帮我打个电话好吗?我被关在厨房里了。”

亮光并没有像她期望的那样停下来,仍旧在以原来的速度移动,慢慢地,直至消失在她的视野尽头。北风肆意啃噬着她的脸、脖颈,夹杂着零星飘落雪花,她顾不上冷,她在焦急地寻找下一个目标。远处分明有人影在走动,她又一次鼓足了勇气,十几层的高楼吞噬着她的声音。她看着他们一个个走近,又一个个远离她而去,刚刚燃起来的希望就如同这黑夜中的星光一样,随即就被黑暗吞噬了。

天蒙蒙发亮,不行,得抓住早晨这个机会,她心中这样想的时候,就再次趴在窗户,看到了一个人影,好像是背书包的学生,她再一次鼓起勇气喊出来,人影却丝毫没有停下来意思。

“谁要打电话?”上方,隐隐传来一个模糊的声音。

好像是楼上的那个女人?对,就是她!

她一时有些懊悔,一想到又让那个女人看自己的笑话,简直就是伤口上再撒一把盐。

近几年来,她的失眠像扎了根一样,四处求医也没有好转。夜里只要有一点轻微声响,她就睡意全无。自从楼上那个女人生了二孩,她的悲剧就降临了……清晨,楼上厨房里的豆浆机声响对她来说简直就是一场磨难,更不用说大小两个孩子咚咚的跑步声和哭闹声,她简直快被折磨疯了。一天傍晚,她忍无可忍,敲开楼上的房门。

“我睡眠不好,晚上你能不能管管你们家小孩,别太闹了!”她礼貌地说。

“小孩子就这样不听话,不好意思。”女人冷冷地道歉。

她悻悻地回到家。她本没有打算和楼上闹翻,毕竟抬头不见低头见。但她万万没想到,儿子的婚房在楼上的一次漏水事故中面目全非。眼看儿子婚期临近,她像一头发怒的母狮再次冲上楼,砸开了楼上女人的家门……

从此,偶尔在楼里碰面,她们俩甚至都不会坐同一趟电梯。

“说一下电话号码。”楼上又一次传来了那女人的声音。想赌气不说吧,可老公要是今天中午还回不来,她得等到什么时候?说吧,她那次站在人家门口又叫又骂、惹得上下楼的人都来围观的情形还历历在目。她觉得自己已经虚弱得像风中的稻草,也不知是什么支配着她推开窗户,对着楼上,说出了老公的电话号码。

……是钥匙在锁孔里转动的声音,宛如茫茫海面上朦胧的灯光,她一阵欣喜。

“师傅,厨房在这里!”她听出这是老公的声音。

“大姐,你没事吧?快点,师傅!”是楼上女人的声音。

她,静静地等待着开锁那一刻。

人生百味

疫情之下,更懂读书

徐光太

又一次拿起孙辈们的课外书,这次是配有拼音和彩图的《经典宋词》,竟然有73家200多首,精选了婉约派和豪放派的代表人物的经典词作,令我大饱脑福。特别羡慕孙子们有这么好的精神食粮。

有一年春节,疯玩了几天后,两孩子吟诗作别。一个说“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一个说“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大的吟道“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小的应道“遥知兄弟登山处,偏插茱萸少一人”。词穷了就上百度搜,最后请出白居易“南浦凄凄别,西风袅袅秋。一看肠一断,好去莫回头”作罢。一旁的我欢喜之余,心生喟叹。想当年,我们小学不说,初中高中课本上仅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几首,没有课外书,从未听过“三秋桂子,十里荷花”、“七八颗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读汉语言文学专业时,我们才能欣赏一些楚辞汉赋乐府唐诗宋词元曲。很早以前港台的一些电视剧插曲,左一个“昨夜星辰”,右一个“在水一方”,或者就是“庭院深深”,我就觉得他们怎么有这么丰富地表达情感的词汇,后来才知道他们在吃老祖宗的饭。

读大学时,感受与现在也很不一样。那时读李清照就觉得她是在谈情,陆游在说爱。特别欣赏李商隐的“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可现在看李商隐几乎都是朦胧诗,意境特别美。喜欢边塞诗,“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让人血脉喷张,豪气勃发,现在就只是静静地享受其美感。

近日,找出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翻译了一遍宋词部分,有专章介绍了辛弃疾词的意境与艺术特色。辛弃疾的词,作为豪放派大家,更是前无古人,纵横万里贯通古今。舞榭歌台,金戈铁马,一股英雄气,具有豪壮且苍凉、雄奇而沉郁的风格。比如“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再比如“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一次友人领我登郁孤台时,我背诵着竟然热泪盈眶。他的这个风格与他主张抗清的经历,与他具有远大的政治抱负,而又不同意投降妥协协地这样一个坚定的意志,以及他周围环境的恶劣,形成复杂内心矛盾有关。他进一步扩大了词的题材,几乎达到了无事无意不可以入词的地步。雄奇阔大的意境,生动而夸张地描绘与想象,构成辛词豪放风格的特征。

近年来,出版界出版了许多研究或赏析宋词的著作,形成了一个高潮,使得人们欣赏到更多的古诗词的美,体会到更多更丰富的情感。

今天,我们有幸生在一个伟大的时代,让我们怀着对美好生活的新时期,尽情地在书海里遨游吧。

五彩地絮语

种在沙漠深处的树

阿 果

看好友女儿蔓菁的结婚相册,新人拍照的取景地居然在千里之外的阿拉善,他们在“蚂蚁森林”合种的爱情树——花棒的基地。其中一张,新人分立在基地木牌的两旁,女的白色婚纱摇曳生姿,男的西装革履风度翩翩,让背后的荒莽地,有了柔软,有了浪漫,有了生境。蔓菁的脸上,带着春风般和煦的笑。

蔓菁脆生生地说,“阿拉善”这个地名就叫人欢喜,阿拉就是我们,种一棵树等于行一份善,所以我们去那里拍婚纱照,给即将到来的新生活一个难忘的印记。

我也笑了。迄今,我也以行走和生活缴费获得的能量,种下了11棵树:柠条2棵、梭梭树3棵、沙柳2棵、花棒1棵、沙棘1棵、榆树1棵、侧柏1棵,分别在鄂尔多斯、临夏、阿拉善等地。种树,成了我日常生活的一个抓手,多了这个抓手,生命就多了一层意义。去年,我还参与了“我有一棵树,长在阿克苏”——2021“我为汽车种棵树”大型公益活动。通过植树造林,助力环境保护和阿克苏经济发展。今年春节前,我还收到了冰糖心苹果的爱心回馈。

种树,听起来很简单的事,在贫瘠的沙土上,却不容易。先要用麦草在沙地里打出一平方左右的草方格沙障,然后在格子中间挖出至少有五十厘米深的坑,把树苗种上,浇上一桶水,才算完成。疏密有间的沙障,在无边无际的沙漠中,如铺开的渔网。花棒要在沙漠里站稳脚跟,根系要努力伸展到十多米深远的地方。每一棵在网眼里挺身树的树,三年内是老僧入定的样子,恐怕只有天边月,懂得这份隐忍、寂寞与苦涩。

我有一个五年计划:在“蚂蚁森林”攒215.68千克能量,种一棵胡杨。那将是能活千年的树啊!沃尔特·司各特爵士在小说《洛洛锡安之心》中写到:我们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后代子孙种树。当某一天自己离开这个世界,树将代表自己活在天地间,我种故我在。



“醉”在路上 清光摄

凡人心迹

一念中的善意

马清贤

一周前的一天下午,我正在读书,电话忽然响了。

看看是个陌生号,我还是习惯性地摁了接听键:“喂——”

“爸爸,我好想您啊!您怎么还不回来啊?小婧现在可乖了,妈妈再让吃药时我也不哭鼻子了。我就是好想爸爸啊,您赶紧回来吧,我想爸爸想得好难受,好难受……”

电话里传来一个稚嫩虚弱的女童音。听着她急切的呼唤,我不忍像往常一样说句打错了,再挂断电话。而是不由问了一句:“你是谁呀?是不是打错了……”

“不,不会错的。这是妈妈给我说的号码啊!爸爸,我是小婧呀,您怎么连我的声音也听不出来了?是不是您见我病了,不想要小婧和妈妈了?爸爸,您回来吧,我好想好想您啊……”女童音有些哽咽,欲哭无声。不用说,一定是强忍着眼泪不流出来,恐怕爸爸看见了说她不是乖女儿,不回家看她。

以我不甚丰富的想象力,我已猜到这个名叫小婧的女孩,是一个患病的小女孩,很长时间没有见到爸爸了,她十分渴望她的爸爸回家看她。那么,她的爸爸哪里去了呢?是真的因为女儿有病而撇下她们母女出去了吗?假若如此,这个小女孩的病情一定不轻!可能是不治之症,甚至不久于人世了……

想到这里,我的心不由抽搐了一下,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多么懂事的孩子啊!尽管她打错了电话,我却不能让她失望,将错就错吧。我想,这时候的谎言,对身患绝症的孩子来说,也是美好的安慰。

于是,我说:“乖女儿,爸爸也想小婧了,很想很想。爸爸在外地忙完了,马上就回去。你现在

身体好些了吗?都哪儿不舒服?吃药了吗?”

“妈妈,爸爸说 he 马上就回来了!”好像是女孩冲着一边的妈妈高兴地说。

女孩又对着电话说:“爸爸,亲小婧一个好吗?”

并不是太高的要求,我理应满足她,就对着手机“啾儿——”了一下。

“妈妈,爸爸亲我了!”女孩又给她妈妈报了个喜讯。

电话里隐隐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乖女儿,挂了吧。爸爸出差在外地很忙。”

女孩却撒娇:“不嘛。我也要亲爸爸一个,啾儿——”

听见女孩妈妈的声音,我怕弄出尴尬,立马对女孩说:“好了,好了。爸爸还有事,小婧再见!”

我看着一串陌生号码,虽然感觉此事蹊跷,但我问心无愧,也就没有放在心上。

不想,昨天下午,我又接到一个陌生电话,是个女人。电话接通,她不容我问话,一口气说完了她要表达的意思,就挂断了电话。

她说:“我的女儿小婧患白血病死了,今年刚刚六岁。她的爸爸为给她筹钱看病,两个月前不慎遭遇车祸死亡。她爸爸去世,我一直瞒着她,只说是他出差去了很远的地方。小婧临死前两天,非要给她爸爸打电话。不得已,我就给她胡乱编了一个号码,不想是您。谢谢您!您是个好人,您很善解人意,满足了我女儿临走前的期望,使她不留遗憾地含笑而去。我再次感谢您!谢谢您……”

尽管小婧不是我的女儿,听到她病死的消息,我心里还是为她难过了一阵子。

小婧,一路走好,你的亲爸爸在天堂等你……

往事随想

如歌往事

聂 浩

只好无奈地再次加入上学的行列。

有一天,玩心上了,快到学校时,趁送我的母亲不备,我偷偷钻进了路边的一个厕所。过了一会,听到脚步声都远了,我才做贼似地跑到村后的小树林。那是春天,树林里高大的白杨树刚抽出新叶,地上铺着褪下的叶皮儿,沟塘里的水青得发绿,除了各色的鸟在树林里欢腾,鸣叫,四野一片寂静。我眼巴巴地看着它们,一种孤独,无奈而又失落的感觉猛然涌上心头。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属于我的无忧无虑尽情玩乐的童年生活结束了。

再后来,便是不停地上学。小学毕业是中学,然后是中专。

小学时的校园是土房子,连我们趴的桌子也是土翻成的,上学只要从家里拎一

凡尘一瞥

签约保姆

刘 卫

这些年来,父母渐入老境,相互照顾感到力不从心,萌生出想请保姆的念头。

经社区指点,他们找到附近信誉良好的家政公司。提了要求和能出得起的薪酬,那位中年嫂子主管热情地说:“正好我们有一个叫阿芳的在歇工。她的‘本本’齐全,真实有效,干活利索,人也细心。我打电话叫她过来,看您二位对其有无眼缘。先试工一天,不管满意否,雇主出八十元的基础费用。如认可,双方签正式用工协议才能上岗哦!”

父亲一生都是靠口头承诺来处事,缺乏契约意识。没想到,第一次当雇主,他预感届时下笔签字似有千斤重。和坐在轮椅的母亲协商后,父亲说:“行。先让阿芳试工,费用照付。我儿子一直做出口生意,协议观很重,让他来把关。我理解,签份协议对双方都好嘛!”

阿芳试岗一天,父母很满意。第二天,母亲无法出去。应约,我如期而至,在家政公司举行三方商谈。主管先问:“阿芳,你认可雇主的工作环境吗?”阿芳认真地点头。接着,主管把她的各种“本本”,包括身份证、健康证、中级营养师证和从业资格证等摆出来,让我一一验证。主管话语严谨地说:“她的工作能力和人品我们作担保,以维护公司的美誉度。这是我们标准的用工协议。请一条一条地看仔细。如有异议,在不违背总体原则的前提下,双方

可以协商修改。一旦签字,当事人应该严格地履行自己的义务,以保障自身的权益。”

父亲老眼昏花,对如何签约没概念,让我逐条讲解,能办得到的就照章执行,办不到的再行协商。作为生意人,我对家政公司按约派出员工的程序感到很欣慰。

身负重托,我把那七八张纸的内容逐条拜读起来。的确很详尽,也有可操作性。它把各方的权利、义务和权益作了具体的规定,也将风险预估得很足,产生纠纷的解决路径写得很清晰。譬如,划分了保姆的工作范围,烧饭,做卫生,陪老人做理疗,晚饭后推轮椅上的老人“散步”;配餐不能只讲对老人胃口,要运用专业知识提出合理膳食的好建议;保姆的个人卫生用品自理;每年有三次探亲假,分别规定假期的时长,每次雇主方只出二百元路费,但不赠送实物;保姆的报酬根据当年的物价水平一年一议;辞工须提前一月告知,等等,无一而足。除个别地方需经商榷修改补充外,我觉得这份协议经授权后可以代签。

因为有约在先,阿芳和父母相处得很愉快,心无芥蒂。她全心全力,无微不至,干活到位,堪称优良,其工钱我们从不拖欠。各方皆大欢喜。父亲总结道,市场法则下,他的老一套看来是行不通喽!签正式协议,当事方都认真履行,不蒙不哄,就能大大减少潜在的烦恼。

世间万象

小桥

蔡永平

那年,文斌和秀梅相会在小桥上,流水潺潺,杨柳依依,两人眼含柔情,心里酥麻,掉进了情网里。相恋三百多个日夜,文斌牵着秀梅的手,走过小桥,幸福地结合了。

婚后的生活是甜蜜的,琐碎的,烦人的。文斌不吃辣,秀梅无辣不成饭;秀梅天天傍晚去村文化广场跳舞,文斌窝在家里不出门;秀梅赶集买衣服,文斌忘了脸劝她省着点……

两人常闹气,争吵,秀梅狠下心要了断了这段感情。秀梅和文斌去镇上办离婚手续。

三月的乡野,桃红柳绿,碧草萋萋。两人冰冷脸,一前一后,不紧不慢地走。

来到河边,春水暴涨,小桥被浑浊的河水淹没。秀梅是特殊期,沾不得冷水,秀梅皱紧了眉头。

文斌蹲下身:“梅,你上来我背你

过桥。”秀梅爬上文斌的背,文斌一步步挪向水里的小桥。

湍急的河水,漫过了文斌的大腿。秀梅看到文斌紧咬牙关,闭上双眼,冷汗从鬓角流下来,身子颤抖打摆。秀梅知道,文斌怕水,对大水眩晕。

瞬时,秀梅想起和文斌的过往,小桥上的羞涩,小桥上的心跳,小桥上的甜蜜……文斌所有点点滴滴的好呈现在眼前,秀梅心儿颤动,眼睛湿润。

“斌,我们回去吧,这水太大了。”秀梅颤声地说。

“梅,不怕,有我呢!”文斌双臂用力,托起梅。

“斌,去了,回来就没人背我过桥了!”梅抽泣。

文斌停下来,顿了顿,他掉转身,大踏步返回岸边。

几个放学的山伢子,站在岸边拍着手高喊:“猪八戒背媳妇喽!”

岁月留痕

舌尖上的回味

胡凤茹

今年春天,因疫情,大多的时间是足不出户的。

居家日子常常食欲不佳。早餐,我突然想吃儿时母亲烙的玉米饼,那时我们叫它锅贴焦,是用玉米糝做的。记得小时候,一年到头吃不上精米细面,我们那儿是旱田,玉米高粱成了我们的主粮。玉米碾碎,筛成面粉,那可是金贵的细面,掺些麦面做馒头,只有逢年过节或者家里来贵客了,我们才能吃上一口。剩下的玉米糝,才是我们的一日三餐。玉米糝一般用来煮粥,如果没有干粮,母亲会把粥煮得粘稠,就着咸菜,吃起来那个香。玉米糝还能烙成玉米饼。母亲手很巧,玉米糝掺点玉米面和成糊糊,锅烧热了,滴少许油,再把面糊倒进锅里摊开,小火慢慢煎熟,正反面都煎得黄亮亮的,像一块大锅巴,吃到嘴里又香又脆。除了玉米糝,玉米锅贴焦,还有一款最好吃的“玉米鸡蛋糕”,让我至今难以忘怀。“玉米鸡蛋糕”是母亲独创的,一听这个名字,也许你会想到是由玉米面和鸡蛋做的。其实不然,那个年代,能吃

上鸡蛋可是富裕的生活,对于我们只是奢望。

记得那年秋天,我和姐姐跟着乡亲们去十几里外的农场拾黄豆,中午不能回家吃饭,只能带些干粮充饥。有的人家生活条件好点,就会用白面摊成油饼带着。我家里穷,很少见到白面,母亲就会用玉米面掺少量的玉米糝和面,然后搓成一个个圆饼,在锅里煎得又黄又亮,很像一块块鸡蛋糕,吃起来很香。该吃午饭了,大家把带的干粮拿出来分。乡亲们还真以为我们吃的是鸡蛋糕,很羡慕。我和姐姐看着她们吃着白面油饼,也直流水。乡亲父老都很厚道,出门在外不分彼此,一起分享,她们吃着“玉米鸡蛋糕”,赞不绝口,都夸母亲手巧。

好多年没有品尝到母亲亲手做的玉米锅贴焦和“玉米鸡蛋糕”,可那味儿已根深蒂固。如今的鸡蛋糕甜得腻人,永远比不上母亲做得香脆。如今,母亲正处在疫区,期待解封的日子早日来临,与母亲团聚,再次尝一尝母亲亲手做的玉米佳肴。

学校环境很美。西边就是佛子岭下游的淠河,站在二楼教室外就能看到西边更远处的睡美人山。西南边的黑石渡大桥横跨跨淠河,放晚学或是周末,大家都喜欢到那青山绿水间洗衣服。许多个清晨,我和几个好友一道,起个早,在朦胧的山雾里沿着淠河边的小道往佛子岭方向跑步。那时虽然面临前途未卜的压力,但来自全市五个县的我们还是在那儿度过了比较难忘的三年时光。只有毕业分别时,最后被我们送上车的那几位女同学满面的泪痕和哽咽的话语一直定格在我的记忆里。

随后,我的人生轨迹就和许多人一样:毕业,就业,成家,然后几经周折,在这座小城定居下来。

如歌往事,往事如歌。有时回首,虽然童年和读书时的那段时光有许多苦涩,但也有这些细碎的点点滴滴的美好,正是这些往事如点点繁星点缀了我的生活,使我在以后的人生路途上,在失意消沉时有了坚持下去的勇气和自信。